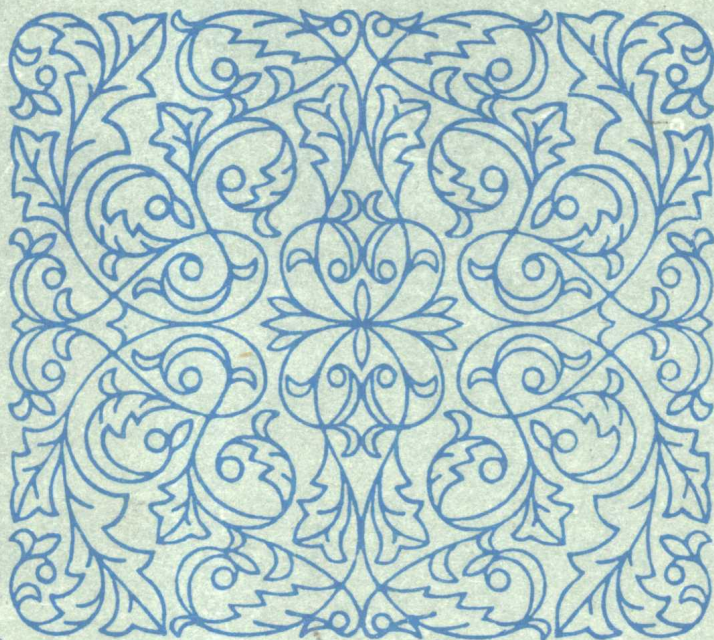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42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42 ·

文化·教育·體育類

校讎新義
校讎學史
校讎學

重刊
安

杜定友著
蔣元卿著
胡道靜著

上海書店

校讐新義下冊目錄

編次第七

目錄學論七之一

分類目錄之弊論七之二

人次論七之三

書次論七之四

類次論七之五

互著論七之六

別裁論七之七

次第論七之八

中國無目錄學論七之九

右卷七

書目第八

書目學論八之一

史家書目八之二

學術書目八之三

引用書目八之四

書目之書目八之五

版刻書目八之六

考訂書目八之七

題跋八之八

附燬闕書目八之九

右卷八

藏書第九

藏書史料九之一

書厄論九之二

求書論九之三

流通論九之四

歷代藏書之少論九之五

右卷九

校讐第十

正名論十之一

方法論十之二

出入論十之三

右卷十

校讐新義 卷七

南海杜定友撰

編次第七

目錄學論七之一

目錄簿記之學也昔周官外史氏掌三皇五帝之書老子爲柱下史司守藏之職惟時竹簡繁重難遺久遠自秦火而還益多蕩佚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故必有其書然後可得而奏焉目錄之簿所以記書也後世昧於此義復誤以目錄之學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本故有見名不見書看前不看後之弊

目錄之名仿自鄭玄三禮目錄但目錄之始肇於漢劉班氏繼之其後目錄之家代有其人諸史藝文志私家藏書目錄汗牛充棟

詳下書目
八之一

然於目錄之義無所發明按目錄所以簿記圖

書而便檢取也此外無所用其目錄有之如通志藝文略之類是書目也蓋藏書之策典籍浩繁苟不分類羅列舉章列目則檢用爲難欲求檢用之便則有圖書編目之法所謂目錄學是也嘗求閱書人之心理其間有九一問有是書否但問其書名也二問有某人著之某書否恐其書名同而著者不同也三問有某著者所著之各書否蓋不定其爲某書也四問某人之書有爲其注疏音義譌譯者乎蓋求其全也五問有某種之書乎蓋欲求關於一事一物之書也六問有某類之書乎蓋欲聞各類與其所屬之書也七問某類之書有其他足供參考者乎蓋欲博考旁通也八問某書之內容版本若何所以供選擇也九問某書在何處蓋欲取而讀之也有此九問故有各種目錄以應其需

孫慶增謂書目有四一編大總目錄分經史子集二編宋元刻本鈔本目錄寫明北宋南宋宋印元印明印本三編分類書櫃目錄寫經部某字號櫃內上隔某一部若干卷四編書房架上書籍目錄及未訂之書在外裝訂之書鈔補批閱之書各另立一目

見藏書紀要第六則

其他各家尙未

言之但以此四編其能應上九問乎未可必也今之目錄其類有八曰書名目錄所以應第一問也曰著者目錄所以應第二三四問也曰種類目錄所以應第五問也曰分類目錄所以應

第六問也曰參考目錄所以應第七問也曰分析目錄所以求詳也曰字典式目錄所以便檢查也曰書架目錄所以便保存也其第八第九問則凡目錄皆與焉

編目之法必有定義藏書目錄有其書必有其目有其目必有其書此其一鄭樵有編次必記亡書論三篇曰古人編書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襲故學者亦易學求者亦易求謂如隋人於歷一家最爲詳明凡作歷者幾人或先或後有因有革存則俱存亡則俱亡唐人不能記亡書然猶紀其當代作者之先後必使具在而後已及崇文四庫有則書無則否不惟古書難求雖今代憲章亦不備見校略此則書目學者之事而非藏書目錄之事也有則書無則否此正爲編目之要義鄭樵未之辨耳

目錄惟便檢查於學術源流文章派別無所與焉此其二文人好高騖遠宗劉爲尙章學誠曰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中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爲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校讐通義一之三是則目錄與書目之別又不分矣甲乙紀數此正爲編目之要

義學誠未之辨耳

目錄必記明書次庶可以即目求書此其三四庫提要曰四庫全書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

繁將來鈔刻成書繙閱已頗爲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別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

註某朝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

見乾隆十七年九月

二十五言之似甚成理但書目提要之編均不記明書次既無分類記號又無書箱年號次豈

可以卽目求書哉我國目錄在乎珍藏而不在致用故卷帙務求其宏厚考據務求其詳博而

取閱便利與否置不問也

檢查目錄必用直接方法此其四如欲檢元王充耘之讀書管見當不必先求王爲何朝代人

不必知讀書管見爲經爲史爲子爲集更不必問爲易爲詩爲書爲春秋而可以卽得王充耘

其名者四庫目錄可能得乎此我國目錄學者未嘗以檢查方法之是否便利而加以研究也

數千年來因編目之不得其法而耗學者之精神時間者豈可勝數哉

編次必有規則此其五編目之法貴有定規記載之序貴有先後唐志集史有卷而正史不計

是無定規也漢志以姓氏冠書名四庫以著者爲附註是無先後也至於記載事項尤貴詳明

孫廣增謂照古今收藏家書目行款或照經籍考連江陳氏書目俱爲最好可謂條分縷晰精

嚴者矣前後用序跋每一種書分一類寫某書若干卷某朝人作該寫著者編者述者撰者錄

者注者解者集者纂者各各寫清不可混亂書係宋板元板明板時刻宋元鈔舊鈔明人鈔本
新鈔本一一記清校過者寫某人校本下寫幾本或幾冊有套無套又曰宋元刻本鈔本目錄
亦照前行款式寫但要寫明北宋南宋宋印元印明印本收藏跋記圖書姓名有缺無缺校與
未校藏書紀要第六則四庫提要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說之異
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見四庫凡例可謂詳矣但其得失尙有可言者
見舊目
八之八

目錄必用活葉亦曰卡片此其六目錄之於藏書如匙之勘鑰日增一書即日增一目日失一
書即日缺一目使閱者可以按目求書而不致空勞往返也所增之目必有鄰次此所以必用
活葉之法也其有求便於流傳易於收藏者則另行印訂成冊自無不可但活葉目錄則未可
缺也圖書館之所藏猶天下一大叢書也圖書目錄猶叢書之子目也豈有一書之子目與原
書之內容不相符哉

右之六者爲圖書目錄之要著而昔人編目非特無所顧及且適得其反此所以本章之末論
中國無目錄學也

分類目錄之弊論七之二

自來言目錄者必及類例以爲類例之外無目錄學也故書目之刊布必据七略四庫編次之序例必以人次時次此分類目錄也是爲目錄之一而非目錄之全體也特我國目錄學者未之見耳

分類目錄有其利亦有其弊焉

分類目錄可以見學術之大凡經史子集井然有序閱者可以按類求書其利一也檢閱書者有忘其著者者矣有忘其書名者也欲求其書必也從其類乎知其類屬即可得書其利二也分類目錄猶書架目錄也各書必有門類各類必有標記依標記而排列猶書籍之列於書架也故便對核其利三也

其弊則分類出入意見分歧同屬一書甲此乙彼莫能折衷見仁見智各有所是所謂主觀之分類也閱者之眼光不同見解亦異欲求其書信乎難矣此其一書有兩可類有兩涉出此入彼繫乎編者若莫忖其意則猶暗中摸索欲求其書信乎難矣此其二書有兼及兩類者分類目錄祇能載列其一不能兼同其二蓋分類目錄以書之標記爲次序標記爲圖書陳列之標

準每書祇能安插一處不能同時分列二架故書之言二類者得此失彼欲求其書信乎難矣

此其三

互見法不能用於分類目錄說詳後

分類之法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者不足與此故欲檢查目

錄必先深明類例然深明類例者國中能有幾人哉昔人有言不通藝文志者不可以讀天下

書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引

然不讀天下書者亦不可以通藝文志蓋藝文之志原非爲初學而設也讀書

者須先明類例然後可以讀書則初學者於分類目錄中欲求其書信乎難矣此其四自科學

朋興門類紛增大綱小目盈千累萬分類表之組織最爲繁瑣如最近通行之杜氏分類表爲

頁一千二爲目錄十萬非專門學者不能明其類別曉其運用今欲將分類目錄以供應用則

閱者必先明其方法乃於數十萬子目中檢求其書信乎難矣此其五分類目錄既以類次則

同類之中其書不一四庫別集凡二千三百四十二部三萬五千六百八十六卷其中雖以著

者年代爲次但未見其書未識其人將何以知其生卒年代哉且同朝代者又不知幾十百人

故檢書者雖明知其爲別集亦必於二千三百四十二部中尋之此所謂間接之檢查法也不

知者欲求其書信乎難矣此其六有不知其類而知其人者有知其人而不知其生卒年代者

亦有記其書名而實未詳確者乃欲於分類目錄尋求一書竟無從下手矣呂氏春秋閱者以

爲春秋矣於是經類求之不可得也春秋史也於是史類求之不可得也呂氏子也其爲儒乎法乎名乎墨乎不可知也漢志春秋類有楚漢春秋隋志與吳越春秋同入雜史儒有李氏春秋兵有兵春秋閩者苟不知其書卽不得其類不得其類卽不得其書然求書者以不知其書故也知其書又何必求故欲於分類目錄中求書信乎難矣此其七

有此七弊則分類目錄誠弊多而利少矣欲補其弊則有人次書次類次之法焉容詳論之

人次論七之三

漢志著錄最重家學故易十三家有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有服氏二篇有揚氏二篇有孟氏京房十一篇有京氏段嘉十二篇等凡二百九十四篇書九家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有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有許商五行傳記一篇等凡四百一十二篇其餘著錄亦多曰某氏某某若干篇蓋所以重人也隋志改家爲部注姓名於書下而文集則大書其名於上唐志因之且推及各類故管辰作管輅傳而有管辰管輅二人共傳之談

鄭樵曰古之編書以人類書何嘗以書類人哉人則於書之下注姓名耳唐志一例創注一例大書遂以書類人且如別集類自是一類總集自是一類奏集自是一類令狐楚集百三十卷

當入別集類表奏十卷當入奏集類如何取類於令狐楚而別集與奏集不分皮日休文數十卷當入總集類文集十八卷當入別集類如何取類於皮日休而總集與別集無別詩自一類賦自一類陸龜蒙有詩十卷賦六卷如何不分詩賦而取類於陸龜蒙按隋志於書則以所作之人或所解之人注其姓名於書之下文集則大書其名於上曰某人文集不著注焉又曰唐志以人置於書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輅傳三卷唐省文例去作字則當曰管辰管輅傳是二人共傳也如李邕作狄仁傑傳三卷當去作字則當曰李邕狄仁傑傳是二人共傳也又如李翰作張巡姚鼐傳三卷當去作字則當曰李翰張巡姚鼐傳是三人共傳也若文集置人於上則無相妨曰某人文集可也即無某人作某人文集之理隋志唯文集置人於上可以去作字可以不著注而於義無妨也又如盧槩佐作孝子傳三卷又作高士傳二卷高士與孝子自殊如何因所作之人而合爲一似此類極多矣穀子雜錄注解五卷乃王叔撰若從唐志之例則當曰王叔撰穀子集錄注解五卷是王叔復爲注解之人矣若用隋志例以其人之姓名著注於其下無有不安之理

校讐畧不類書而類人論

章學誠曰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考矣

其與後二種之別類甚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爲篇後世別集之體也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

類敍爲篇後世總集之體也歌詩一種則詩之與賦固當分體者也就其例而論之則第一種之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及第三種之秦時雜賦九篇當隸雜賦條下而猥廁專門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麗之故則以淮南王賦列第一種而以羣臣之作附於其下所謂以人次也秦時雜賦列於荀卿賦後孝景皇帝頌前所謂以時次也夫著錄之例先明家學同列一家之中或從人次或從時次可也豈有類例不通源流迥異概以意爲出入者哉校讐通義十五之三之言蓋不明分類與編目之別更不明人次時次之意義焉曷詳言之

言類例者當究書之內容辨其旨歸而彙納之使同類之書同歸一類此可謂以書類人何嘗以人類書哉此鄭誤一也別集自爲一類同爲一類則以人次可也夫人者以人作類也則何嘗以書類人哉此鄭誤二也分類之學祇及部次至謂人則於書之下注姓名云云則編目之事也於分類無與焉此鄭誤之三也秦時雜賦列於荀卿賦後孝景皇帝頌前所謂以時次云云但陸賈賦屈原賦均以人次而荀卿賦則別出於時次者其故不可考矣章謂同列一家之中或從人次或從時次蓋不明於分類之原則也分類之法在同類下不能同時用二重標準今旣同賦豈可或從人次或從時次哉此章誤之一也人次之意有可以用於類例者別集是

也有可用於編目者著者目錄是也章氏於此未能深辨此章誤之二也

所謂人次者卽今之著者目錄也蓋著者立說其傳在人重其書而想其人敬其人而讀其書此所以編目者貴有人次也張文襄書目富問有姓名略舉經學家史學家等三百餘人取議書師人之義然同屬一人有爲經學家者有爲史學家者且姓名之下不列書名亦非人次目錄之意章學誠曾有謂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源委於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矣

校警略義五之一

庶幾近之但按韻而編未見其便且長編之作祇爲編書人稽檢之用未知推廣其用公諸閱者故數千年來祇有分類目錄而未見有著者目錄古人之見可謂淺矣

人次目錄所以與分類目錄不同者令狐楚集其類當從別集其人當從令狐楚皮日休文數其書當從總集其人當從皮日休此分類與編目當別爲二事也人次目錄首當從人然後個人之著述乃歸一類如王船山有周易大象解經也永歷實錄史也思問錄子也南窮漫記集也以言分類自當從類以言人次則船山所著七十七種均當從王然後欲求船山書者均在

是矣此一例也

個人之著作或述或編或補或校或注疏或音義或與他人合著或從外人繙繹其類不一其體亦異人次目錄自當依次著明然後某人所述所編所補所校所注疏所音義所合著所繙繹之書均在是矣此又一例也

著作之人有用名者有號行者有隱其正而署其別者一一當導其別而歸於正有以衆人之名者有用團體之稱者有全無名字者一一當各自爲類依次排比然後名異而實同者均在是矣此又一例也

人次目錄則自當以人置於書之上姓名之後注明著述編校不可省也亦不可改也隋志文集外以人置於書之下唐志以人置於書之上均無所據妄生是非於編目之法毫無關係轉多枝節此又一例也

姓名排比例當從字首以姓之筆劃比同筆劃者以永字筆法比同姓者以名比同名者以年比同人者以書比故王李周張各得其次王書數十種亦有其序然後有條不紊便於檢查此又一例也